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護軍

班固撰

憲議奏行秘書監叢書纂圖子顏

師古集註

張湯傳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小也

還鼠盜肉父怒答湯湯

搗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

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

覈之也論報謂止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國杜緩兩傳已

解緩延年之子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

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

律令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戾為諸卿時

師古曰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戾大

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審成掾

張湯

以湯為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

傳 調茂陵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為此官也調音徒鈞反

治方中

孟康曰方

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斤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

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荆楚俗上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為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為史薦補侍御

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

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拘守職之吏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禹至少府

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

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也

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

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

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

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

也去浮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

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

疑奏之。宋祁曰淵本疑字下有事字必奏先為上

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李奇曰亭亦平也師

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

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揚主

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

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

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為臣議

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

諸掾語故至於此。劉敞曰：非常釋臣贊曰謂常見原也。間即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廼監掾史

某所為師古曰間謂非當朝奏者。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

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

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劉

曰吏皆當作史。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

並同。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

張湯

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湯至於豫言也。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

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

護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

音七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

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

大司

卷之九

四

茶

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  
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  
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  
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  
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  
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  
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

張湯

向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

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湯每朝奏事語國家

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

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

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於

大司金

古事

卷之九

五

於

是痛繩以鼻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

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宋祁曰南本

淵本其字下並有病字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

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

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

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

張湯

問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已

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

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

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

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

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詐忠○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於是上作色曰吾

大史卷三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

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

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

山自度辯窮

且下吏

師古曰度計也見詩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

曰能廼遣山乘障

師古

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

震龍言

師古曰震動也龍言天氣也龍言音之涉反

湯客田甲錐賈人有賢

操

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操音千到反

始湯為小吏與錢通

師古曰為小吏

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

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

張湯

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

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

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服虔曰薦藉也文與

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

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

雅雲漢之詩曰飢饉薦臻字亦如此。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

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文事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

亦不能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

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子文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事下湯湯

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

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蹤

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

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

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

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

張湯

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

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第第繫導官

蘇林

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宋本云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湯亦治

它因導官見謁居第欲陰為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首視也

謁居第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

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

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



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

至前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

不謝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干其事也

丞相謝上使御

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

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師古

曰百官表丞相三月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其非正負也

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

張湯

邊通學短長

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

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至濟南

相故皆居湯右

師古曰言舊在湯上

已而失官守長史

訕體於湯

師古曰謂拜伏也

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

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

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

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

李奇曰左誥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

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

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

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

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也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

張湯

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宋

祁曰南本今字下有字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

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廼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

幸致三公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然謀

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

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

曰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葬為載以

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

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

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

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

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

張立八世

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

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

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

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

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

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

五十五

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  
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  
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  
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  
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  
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  
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

張安世

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  
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  
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  
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  
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  
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  
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

奪之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也車騎

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拍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安

長安山

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

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

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

師古曰財與裁同

上笑曰

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

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

也可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

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

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  
 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  
 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及盈滿之福其女孫敬  
 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  
 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  
 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寤益也職典樞  
 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

張安世

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

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預嘗有所

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

之更不與相見也。宋祁曰南本淵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

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

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

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

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

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

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

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

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

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

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

張安世

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

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

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

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

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

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

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

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  
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今受詩為取許妃  
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  
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  
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  
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  
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去封

張安世

家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

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

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

封又求損守家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

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

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

守家二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

冢西闕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



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

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

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内侯彭祖為陽都侯

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

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

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

○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詔都内別賦張氏無名錢以百

張安世

萬數文穎曰都内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

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

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

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

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

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

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

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

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師古曰言意所

不及者即以問君也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

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

薄朕忘故

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也師占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

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

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

之戰車續漢書云雕朱輪輿不巾不蓋苗子戟幢也麾

輿介士謂甲士也苗插也輿皮篋盛弩也苗音側事

諡曰敬侯賜塋杜東

師古

張安世

曰塋冢地也

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

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

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

邑又因第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

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

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

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

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

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

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

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

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

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

后為嫂是則元帝妹也

漢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

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

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充以乘輿服

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

供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

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

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

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

祚

師古曰祚與祿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

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

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

師古曰以放為罪過

時數有災

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

方進

師古曰薛宣翟方進

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

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

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

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

張延壽

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彊求不得

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

姓景名武

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

事怨樂府游徽莽

師古曰樂府之游徽名莽

而使大奴駿

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書入樂府攻

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

犇走伏匿

師古曰犇古奔字

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

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

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

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  
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  
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

名雖顯前蒙恩驕逆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

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

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

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

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

張延壽

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

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爾璽書勞問

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

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

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

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

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

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

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  
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  
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  
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  
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

張延壽

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  
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  
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  
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  
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  
帝徙處其陵也凡二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  
馬遷不言故闕焉

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  
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

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彊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傳 正文

###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奏行警書監環邪懸國子顏 師古集註

### 杜周傳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

亡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宋祁曰

注末也字當刪 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

大易卷之七十九

卷

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減宣更為中丞者

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

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

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

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

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宋祁曰浙本無法字專

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

杜周

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

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

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

曰太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太府獄事皆歸廷

尉也太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

大府七十小府六三

卷之三十一



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

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

罪如所告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

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

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又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

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師古曰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

誣也並音丁禮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

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

杜周

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更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

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

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吏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

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師古

曰訾言與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

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

大司馬

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始司空各二人。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今字

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

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

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

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

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有忠節由是

社延年

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

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

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

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

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

桑遷坐交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

廼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

其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宋祁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

字以彖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

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古師

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

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

者師古曰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

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

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古師

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宿皆執吳為不

杜延年

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擅

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遂下廷尉平

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

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

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

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

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古師

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

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

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

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

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

先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

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

杜延年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

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

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

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

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

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不然

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不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

大言十

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

有姦妄者則持致之於罪法也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

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

非令決疑也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

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

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

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

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

杜延年

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

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

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

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

功比穎陰侯灌嬰大僕杜延年功比朱虛

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

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

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

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

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

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

千萬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

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

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察但得死馬

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

杜延年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

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

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

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彊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

也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

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

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

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

斤酒○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

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

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阜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鹿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

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

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六合都尉

杜延年

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

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

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

穀貴民流元光中○宋祁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西羌反緩

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

第五人至大官少弟能歷五郡二千石三

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第欽官不至而最

知名

大... 卷... 九... 百... 三... 亥... 一...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

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乃以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故不好為吏

茂陵杜鄴與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以材能稱

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

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廼為小

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纒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

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

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

杜欽

知自助鳳父頃戾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

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

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

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

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

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

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



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所以

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

塞爭也

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

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

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

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壯歎

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

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

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

庶有間適之心

師古曰間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

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皮也今聖

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

師古曰鄉

讀曰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

大乃力一

五卷之三

卷之六十一

十一

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  
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卞

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

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唯將

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

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

杜欽

夏后氏之世師古曰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刺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

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

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

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

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

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響國長父師古曰宗宣之義韋

說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

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天人雞鳴佩玉去君

大凡八十 西卷三十一 卷七十一

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劉氏校本云注丈夫夫人雞鳴下更有鳴字知好

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

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宋郊曰離字下疑有脫文。故

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

讀曰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

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

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

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

註

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

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

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

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

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

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能隆盛也始初清明太子新即位宜立法制

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

李前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去同

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

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

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

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

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

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

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勘得失之蹤迹也

臣欽愚戇經

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臣聞日

對欽

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

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

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

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

曰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

○宋祁曰江南本作或臣背君子背父

事雖

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

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

刺之心

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

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

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北也

殆為後

宮

師古曰殆近也

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

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

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

者

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

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

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

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

杜欽

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要在所以應

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

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熒惑為之退舍

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

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祿也

以陛下聖明內推

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

孔子曰仁遠乎哉

師古曰論語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

唯

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

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親二宮由從也

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大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昏

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

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

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

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崑

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崑穴謂隱處崑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杜欽

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

佚豫為不可以奢素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

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讜言不

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

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

之術何以師古曰以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師古曰取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師古曰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

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

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

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

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

事君不忠莅官不敬師古曰戰陳無勇朋友

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杜欽

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

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

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

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敬曰

當云近觀其所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之遠觀其所

主師古曰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造也其所主為人

進也當作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

大曰八女小曰一

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

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

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

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

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

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

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

臣聞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

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

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

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宋祁曰說別本浙本作謀唯陛下

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

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

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

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

大夫及少卿五十九



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

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

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

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

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一世字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

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

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

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

莊欽

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

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

鄰敵有且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且

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

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

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日歲

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

謙懼師古曰由從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母

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頃之復日

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

蔽王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

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

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結反

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

對歌

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

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

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

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

作介介開也其義兩通。劉氏校本云諸本繫下無其字非主上所以待將軍

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

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

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

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封於齊此誤耳  
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谷媚也師古曰  
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  
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  
也韓詩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能遠去况  
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  
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  
○宋祁曰南本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之意皆不如也  
○宋本意並作息書稱公母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  
也音爰唯將軍不為四國流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  
此母得遂去而令我困蓋  
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

杜欽

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  
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  
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  
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  
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  
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

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

師古曰爭引事類以諫爭也

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

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

極諫

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

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

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

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

也

師古曰將助也

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友

屬

宋祁曰友疑當作支

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綏

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

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

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

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

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

子出關

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

願

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

發蘇林曰長與許右下維陽獄丞相史搜得紅

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坐免就

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長陷大惡獨

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

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又無恐懼之心反因

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報睚眦然師古曰睚

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

他皆類此○宋祁曰浙本悟作故事大逆朋友坐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

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

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

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

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

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

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

大... 卷... 三...

御史

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

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古師

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

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

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

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

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

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誣也復因

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

杜敏

進權大其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

商被病殘人

服虔曰殘瘠也

皆但以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

宋祁曰景德本嘗作尚

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

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異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宋

祁曰毛當作屯

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

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

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

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

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

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

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

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弭也

氏校本去注文弭下少也字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塞師古曰杜塞也

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

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

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

杜欽

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

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曰王氏世權日久

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

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

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

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

行師古曰比音類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

產兒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

師古曰兒紅陽侯立也姊淳于

長母也

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

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

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

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

師古曰皇暇也

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

師古

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

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

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

誠國

杜欽

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

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

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業又

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

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玉丁后為帝

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

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



施行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  
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  
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主莽  
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  
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  
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  
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  
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

杜欽

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

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

各過二人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

言之身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元

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

自謂唐上止為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任周

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

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細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

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服虔曰抵音紙阨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

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阨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阨音詭一說阨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

言擊其阨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

不畏哉

杜周傳第三十

正文計伍阨參伯捌拾捌字  
注文計參阨伍伯壹拾貳字

